經義
中庸或問
孟子
太極圖說
近思錄

經禮問答 三

共十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四

經義

中庸或問

答李同甫

或問名篇之義云云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

中者豈聖人之所强立

似指未發之中故先生於其下文曰未發之際豈容

有所擇取

一章

答權思誠 諰

金泰叔東去之後想得相問否其性說顚蒙何敢粗

窺得失惟眞知力行使此理卓然見前者爲可庶幾也但泰叔說大槩以爲性理而已所以然者而已一而已故仁義禮知直性之用也非體也其說似精微引證甚博然似與朱夫子當下論性白直說破者有異故嘗問之曰朱子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曰仁義禮知又曰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又曰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知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泰叔說如此

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橐而包得四者若錯看朱子其中含具萬理之說則便如此當看性便只是仁義禮知之實一句又曰今人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磈其間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攔分別處也云云此數段者果有如兄所謂性體而仁義爲用之意乎又泰叔每說性是太極也太極一也非四也吾又引朱子太極圖第一圈白處列書元亨利貞四德者爲證且告之曰朱子說如此圖亦如此然看之者自有淺深同異兄若果拈出朱子說曰此是指性爲體處此

是指仁義爲用處段段說破則鄙惑袪矣泰叔極以拈出二字爲學者大病此書則尚未復也大槩前後反覆不過如此恩誠試下一轉語剖析以敎至祝至祝最初答二書在明甫處如蒙不鄙幷取看證誨如何抑復俱屬未發朱子屢言之至於所記論性答藁自謂論定之後而其說亦然但中庸或問則不如此當以中庸爲正者泰叔說似得之未知如何

答金泰叔 克亨

性者體也仁義禮智其用也用也而其所以爲性何也盖自性而言之則其理固一而自仁義禮智而言之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耶故曰仁曰義曰

禮曰智者所以因其用而名其體此其所以爲用也然而有四者莫非一之所爲此其所以爲性也克亨嘗偶因屈伸一指而得其說焉夫指者體也屈伸其用也一屈一伸莫非此指而未屈未伸之前已有此屈伸之指則體之所以二也此則一本之所以含萬殊也屈則屈也非伸也伸則伸也非屈也而伸之指卽此屈之指也屈之指卽此伸之指也則用之所以一也此則萬殊之所以爲一本也夫然則體之所以二者用也非體也用之所以一者體也非用也故朱子論坤卦純陰而曰坤雖無陽陽未嘗無也盖謂卽此陰處便知其陽非別

有所謂陽也嗚呼知此說者其知仁義禮智之說乎知性之說乎

朱子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盖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之中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最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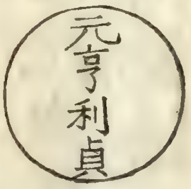
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止由其是非所以
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
外據此朱子之說則仁義禮智是性也體也至其發
而爲惻隱羞惡然後方可謂之情也用也盖總而名
之故曰性析而言之故曰仁義禮智只是一物是故
朱子又曰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不可分爲兩事
若如來說所謂性體也仁義禮智其用也則是仁義
禮智之外別有無條理無名稱一物爲性爲體而待
其涉於用然後始有仁義禮智四者相次而出耶然
則何時而所謂性者爲體而獨立何時而所謂仁義
禮智者爲用而爲何等事又何時而所謂惻隱羞惡

者作何等事而當何等名目耶且來示所謂以用名其體者正朱子以惻隱知其仁之說也朱子以用遡其體尊兄反以體(仁義禮智也)名其體(性)也天下寧有體之體乎兄且以仁義禮智侵奪用之名位則所謂惻隱羞惡者將無可稱矣若不得已而亦將以用稱之則是天下又寧有用(兄所謂仁義禮智其用也)之用乎大抵朱子以仁義禮智爲性爲體而以惻隱羞惡爲情爲用自是十分明白今乃無故析其性與仁義禮智爲體用而惻隱羞惡永失名位故尊兄諱言惻隱羞惡而截去之無乃未安耶且喻指之說亦未穩若以朱子說爲譬指一指爲性則當包其能屈能伸者爲指而指

其方屈方伸者爲指之用矣但有皮骨而無能屈能
伸者則是一條死肉耳不可謂之指也是猶所謂性
者只是無名稱無條理一物而無所謂仁義禮智者
則是老與佛之所謂性而非吾所謂性也且所謂體
者元來渾然全具者故自有生以後未死以前無一
刻無體之時至於用則必待其外感然後發故當惻
隱之時羞惡之情未發當辭讓之時是非之情未發
正如兄所謂指之屈則屈也非伸也伸則伸也非屈
也若以屈伸譬諸惻隱羞惡則可譬諸仁義禮智則
是性中有有仁而無義之時有有禮而無智之時也
若然則所謂渾然全具者將指何物也譬如太極只

是元亨利貞而非元亨利貞之外別有太極故朱子又有圖以示學者若以太極爲元亨利貞之體而元亨利貞爲太極之用則豈不悖哉至於陰陽之說只可以論用之流行而非可以論性者也正與指之屈伸同一句法也若然則孔子當曰陰陽爲道而不當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恐未察形而上下之分也未知如何幸須剖辨精微以發蒙蔀也明道所謂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于某者正不能無望於今日也

朱子太極圖



七月書妄意以爲性命之說不敢輕議俟十數年後

或能粗窺一斑而更請稟質則面責甚嚴以僕爲若
自足倨傲而不肯言者然每反顧慙縮無以自容然
僕豈敢如是哉誠自知其惛謬鹵莽未有承教之地
故云爾旣而又念尊兄過嶺之後恐遂成乖違終守
此膠漆而未有啓發之日故輒破前日之戒而復申
憤悱之說焉尊兄前後累紙雖不敢闖其藩籬然其
大槩不過以爲理一而已性一而已今若以仁義禮
智爲性則是爲四理性失其一本之妙矣故每以四
理五體之說爲駁正之誠案然妄意以爲性與理雖
曰一而已矣而本不是空無底物事故自有條理自
有界分雖有條理界分而亦非若有形之物東西截

斷而只是渾然而已冲漠而已則亦何害其所謂一
者哉且兄以爲性只是所以爲仁義禮智者而未嘗
有所謂仁義禮智者妄意以爲若論其所以爲仁義
禮智者則只是元亨利貞而其名曰太極今只當曰
所以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是乃所謂仁義禮智
而總名之曰性而已也若如兄說則所以爲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者是仁義禮智而所以爲仁義禮智者
乃是所謂性也其層級不已多乎抑以仁義禮智合
之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統謂之已發之情乎前
日所引朱子太極圖似是大煞分明而兄又以爲第
一圈中元亨利貞只是所以爲元亨利貞者而至第

二圈然後方是元亨利貞云若然則朱子於第一圈當不著一字只依周子舊圖可也何必更贅新説以求多於前人哉妄以爲第一圈之四德是太極之本體第二圈之四德是太極之用所以流動而爲一陰一陽之機軸故第一圈則一直書下而第二圈則左元亨而右利貞其微意可見矣又嘗見朱子之説曰嘗愛韓子説所以爲性者五在諸子中最爲近理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然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説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而包得四者又才見説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磈其間皆是錯看

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又非有形象方所之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又曰五者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冲漠無朕一段可見矣未知朱子此說及前所引答陳噐之書果有如尊兄之意也否譬諸天有執管而窺者有坐井而觀者有倒影而捫之者只是一箇天見之者然有大小親疎之不同何敢斷然以爲朱子之意只是如此而不如彼也伏乞一一詳證以破困蒙至祝至祝雖然有一於此以四者爲性之體者設有本源

叢雜之病如兄說然不害其爲性善之說若如兄說則雖於一本之說潔淨而簡且易也不幾於以性爲空無一物而歸於佛氏之論耶幷乞細教也

答李同甫

或問天命之謂性　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云云○太極圖則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此則先四時而後五行何也

太極說以生出之序言之故五行爲先太極生陰陽陰陽生五行此以流行之序言之故五行後盖四時實本於五行而五行又行於四時中也

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云云註朱子曰道便是裏
面做出底道理○所謂裏面即就性而言否
來說是其上文言性體道用此可見體用一源之實
矣
修道之謂教云云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
不差○開導禁止何以爲知之教耶別而不差者
豈分別事理各當其可之意耶
開導其是與正禁止其非與邪豈非教人以知之事
耶別而不差亦指其是非邪正而言也盖此一段實
承上文循其知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一
句而言非泛論也大抵先生之說雖似浩汗而尋其

脉絡則無不歷落通貫惟熟讀反復者知之矣來教
所謂各當其可是行之事若改以各明其則如何
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云云註程子曰天降是於
下○天降是者何義豈有誤字闕文耶
天降是指性而言也
呂氏良心之發云云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
然發見○率性之謂道此道字朱子既曰非人率
之且云非就行道人說云云盖泛說循其性之所
行則自有當行之路云耳若云人欲未萌自然發
見之意則是便指良心而言也既曰良心則是就
行道人說也未知何故耶

既曰自然發見則豈由人之率之哉良心雖發於人而純乎天理之自然則此豈行道人之所撰出者乎盖理如水水雖從魚出入而其爲水自如也良心之於人亦由是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云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循字亦似與率猶循之循相碍未知如何

只見其相發而未見其相碍也

幽隱之間細微之事註朱子曰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偏於獨之偏字何義所謂獨者至用之源其義亦未詳

偏於獨是偏用工於獨處之意也至用只是至極之

至至用猶言至妙之用也
程子語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不愧屋漏固爲持養謹獨是省察不知何故以持養並言耶抑持養云者猶與存養有異否
不愧屋漏是養之於靜時謹獨是養之於動時動靜交相養是道不可離之實功也
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註朱子語極是要戒懼自來○極是要戒懼自來者豈謂此謹獨要自戒懼下工夫以來之意耶文字未分明抑有他義否
來說不然朱先生每說戒懼是統體說然則謹獨亦動時戒懼也此說蓋謂靜時固當戒懼而於此獨處

是尤欲戒懼也自來猶自是之意此二字當屬下文若楊氏云云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所謂吾既知之者豈謂既知其道無不在欲離不可得之意則雖如此無妨也耶

來說恐不然此知字似承上文所引楊氏日用不知之語而反其意以斥其非耳

答權思誠

纔動性理羣書作方動朱書及近思録註作初動然此詩既論復卦則正是已動之象也纔字未見其爲不襯貼也盖一陽雖動而萬物未生故可謂之未發而不可謂之已發也兄之所以必欲換方字看者盖

謂自無而方有也然敬攷朱子說則正謂方無而已有也故曰若識無中函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又曰知覺雖已動而不害其爲未動又曰見箇物事心裏不喜不怒如何謂之已發者皆謂此也以此潛玩則非惟可以下纔字雖下已字意看可也然與程子所謂既有知覺却是已發復卦下面一畫便是動安得謂之靜之說有異故朱子又曰此恐伊川說得太過又謂林擇之說思慮未萌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擇之之疑雖過而察之亦密矣朱子之意固以未發含已動而言也然非謂必待其已動而後爲未發也雖是已動固無害於爲未發也此蓋動靜相含陰陽

互藏之理也大抵未有聞見而但有能聞見者是坤
不能無陽之象也已有聞見而未有喜怒者是陽著
窮泉而寒威閉野之象也既有聞見而喜怒已形者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象也如此分配似有端的未
知如如何如何更乞批正以教至仰至仰敬字之說誠
如來諭以見之高明又能從事於此想日見其充實
輝光而不可窮矣欽仰欽仰但各在遠地不能親承
旨訣爲大恨耳

前書未發之說以愚所引朱子說參致則似以爲分
曉今乃復有來諭殊爲惘然蓋或問固以至靜之中
未有知覺而但有能知覺者配純坤矣然未有思慮

而但有知覺者固可以配復而同爲未發之境界矣何必獨以未有知覺者爲未發也盖人心有動靜之二機天道有陰陽之兩端而已不問有覺與無覺而未涉思慮則同謂之靜也亦不問陽生與未生而未涉春夏則同謂之陰也兄固以爲陽已生者而謂冬爲陽乎以是而言或問及前書所引朱子說可以相證而未見相妨也未知如何可更叩金泰叔而見教也

答李同甫

曰天地位萬物育云云胎殰卵殈○殰殈當釋以何意否

此二字出樂記本註殰未及生而胎敗也古註以爲
內敗也殈裂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註程子曰惟觀其所見何如〇
所見之見豈有深義耶若曰惟觀其所指云則似
尤分明矣未知見字别有他意耶
所見謂言者之所見也所見如此故所指亦如此耳
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〇所謂下文豈指
程子語録而言耶
非語録乃文集也文集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
名又曰不偏之謂中大臨云不倚之謂中先生曰不
倚之謂中甚善

註程子曰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立名云云
性如水中如止謂水能止則可矣而謂止爲水則倒
說矣謂性之爲中則可矣而反謂中爲性則正如以
止爲水故程子非之觀於天地方圓之說可見矣其
曰未得爲定論云者盖中有二義未發已發也在中
之義及無所偏倚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
也而程子始以無過不及論未發之中其下又以不
偏不倚論未發則前以無過不及論未發者未得爲
定論也
註問程子曰云云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
中是着實（）或人此言以性與中字分虛實未詳

其意且程子之意亦果如此耶潛室所答亦無明
白是非於此何也然或人上所云自天之所命則
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此二句恐亦精
當矣未知如何
程子所謂中也者狀性之體段指中爲性可乎此意
十分明白惟中間不分已發未發而混言之此爲未
安耳或人乃以虛實論程子說未曉其意也潛室不
論虛實字之得失而乃言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之異
未見其爲對病之藥而明儒又以附於此間者亦未
曉其意也來示以或人二句爲精當其所謂天命爲
性四者未發爲中自是中庸本語何待或人之提起

然後精當耶

又引允執厥中註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心乃所謂允執厥中○竊意大人不失赤子心與允執厥中意義各自不同而呂氏合而一之何也程子固以赤子心爲已發呂氏則豈以爲未發耶盖呂氏之病專在錯認允執厥中之中爲未發而欲執之此亦似以赤子之心爲未發不失二字爲執字之意故以爲同也不審然否呂氏他語有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云云其以赤子心爲已發者尤似分明矣未知如何

呂氏以赤子心爲未發而又以爲允執厥中其全文之意如

是矣夫赤子心及允執之中皆是已發而呂氏皆以未
發爲言故程子非之說見文集今不須更論矣○來說云
呂氏他語有喜怒哀樂未發則赤子之心云云其以
赤子心爲已發者尤似分明此說全未曉豈已發之
已是未字之誤耶
其言靜時云云註蘇氏問中有時而中問答一篇
○此問答一篇所疑朱夫子旣已有說正所謂答
問不相對値者而其中程子所答以道言之何時
不中者豈指未發之中耶抑時中之中耶且所謂
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此問答竊意問者之
意以爲觀未發時其氣象如此及其接事時又如

此云此與求中相近故程子以爲未發之時本體自然不容尋覓及其已發此心發見故善觀者於此察識云爾耶但善觀二字與察識語意微有所異問者旣以觀於未發時爲言故程子亦輕輕地說以爲已發時方可觀之耶且蘇氏所謂靜時謂之無物則不可自有知覺處云者未見其病旣曰知覺處則此與直曰知覺者不同處字意似謂有能知覺者耳未知如何動上求靜之問不但轉而之他其本意果亦安在耶

此所謂中卽程子所謂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者也此乃泛說中字盖謂凡

事莫不有中也來說所論善觀二字不須深說程子
之意以爲若觀其喜怒之發中節則其未發時有涵
養之功可知云爾與察識尋覓之意自不相干耳蘇
氏所謂靜時謂之無物則不可自有知覺處云者與
直曰知覺者不同云云愚意此一處字無甚輕重當
以語辭看盖無物之無字是有字之誤（朱子說如此）以有
字換無字則上下語意潔淨明白矣來說動上求靜
之意如綿蠻黃鳥止于丘隅是也

若使當祭之時云云答過而不留之問又有若不
相値而可疑○此條所答似與所問不相襯切所
謂不相値而可疑者豈指此而言歟且竊念當其

敬也不論無事與有事時若無聞見則何能感物
而動耶但無聞之見之之心耳盖或有聞之見之
之心則便不能專一矣然此亦看事如何若是當
聞之事與當見之物則聞之見之乃所以爲敬也
淺妄之見如此未知如何
所答非所問故云不相値且來說以爲不論無事與
有事若無聞見則何能感物而動耶但無聞之見之
之心云似若於有事時亦不當有聞之見之之心者
然此非少失也更細思之如何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云云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
在中之中○程子所謂言和則中在其中者似謂

中然後和故也然則中在其中之上中字似指在
中之中而朱子以時中釋之何也盖旣曰言和則
中在其中是中字便與和相對也豈非在中之中
耶抑不專釋程子所謂中字而只就未發之理發
見在事物者而言之耶
程子所云中在其中者實章句所謂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其實亦非有兩事者也然程子所主而言者乃
已發之和也時中之中也所謂其中者乃指和與時
中而言故朱子以爲程子所主而言者乃時中之中
云云其意十分明白矣
二章

曰小人之中庸云云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
○胡廣旣稱天下中庸則是誠實反中庸而畏之
不疑者也至於呂溫柳宗元則何以入於此間也
　柳亦有所自稱中庸者耶
柳之祭呂之文曰旁而肆之中和允塞又曰宗元乃
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直正兒實使然
　曰小人之情狀云云今存呂氏以備觀考
所謂今存者存之於輯略中也序曰刪其繁亂此條
則不刪而存之也今此或問中小註乃　大明儒臣
之所集成使便觀者也
　四章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云云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此至字何義抑當以極至之至看否
此至字承上章中庸其至矣而言本無可疑

六章

或問此其稱舜云云呂楊爲優註藍田呂氏兩端云云○朱子釋兩端曰衆論不同之極致云所謂不同之極致卽過與不及耶若如呂氏此論以過爲一端不及爲一端則必當不用其兩端取其兩端之中用之矣然章句舜大知章下小註朱子語有云兩端只是起至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

此擇其說之是者用之云云又曰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端之中用之云云以此觀之則其以起至二字釋兩端者與呂氏以過不及爲兩端似頗不同未知果如何

先生或問初說云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孰爲過孰爲不及而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爲過下一端之爲不及而兩者之間爲中云其後先生自以爲未精而半折以下改作求其義理之至云云然過不及

之說則猶不改豈以呂說爲不非也耶今當以章句
及其小註爲正矣己丑冬於　筵中講此章　孝宗
大王教曰於兩端極處亦當有中禹稷顏子是不同
之極處而禹稷顏子便是皆中　聖學高明豈諸說
所可及哉嗚呼至哉

八章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云云求見聖人之止一句爲
未安○仰彌高鑽彌堅者盖有所求見者也如有
所立卓爾者即己有見也則求見云云亦何不可
耶
來意以爲顏子何至不可而乃曰求見聖人之止故

朱子以爲未安也耶此則大不然呂說盖取子謂顔淵未見其止之語而以止字爲聖人之極致故朱先生以爲未安

十二章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云云○鳶飛魚躍之所以與必有事勿正心之意同者以註中諸先生語觀之似有依俙領略處而終未明白以蛟峰方氏說觀之朱子有前後二說前說見於何處耶抑未知程子本意則果與朱子何說同耶

必有事勿正者是存心之事此心旣存則天理之實

體呈露妙用顯行一如鳶魚之飛躍矣此則朱先生
後說之見於或問者然也董銖問先生舊說程先生
論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
潑潑地只是程先生借孟子此兩句形容流行之妙
初無凝滯倚著之意今說却是將必有事焉作用功
處說如何先生答曰必是如此方能見得這道理流
行無碍也此見於語類第三十六卷後說必是程子
意故以爲定論耳
游氏之說云云良知良能所自出○游氏一款語
朱夫子旣已非之而且念其本意必有所在而亦
未解見豈良知良能人莫不有者故遂以爲出於

費而夫婦所知所能也耶
良知良能是不學而自知自能者故雖夫婦之愚不
肖而亦知亦能也此則游說是矣惟是良知良能是
費也而乃以費爲良知良能之所自出朱子之非之
也在此耳

十三章

張子二說云云虛者仁之源忠恕與仁俱生○小
註張子本語則與仁俱生之仁乃人字也未知何
字爲正本耶若是人字則忠恕乃人之工夫其曰
俱生者恐未安且所謂虛者仁之源虛指何物否
豈所謂澹一淸虛卽氣耶

此間本與仁之仁小註亦作仁虛指理而言張子常以虛字說理故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此見於孟子集註可考也

謝氏侯氏所論註侯氏曰忠恕性分不同云云○性分何義豈與性反一意耶抑他處亦有以分字言者否

分猶品字等字蓋其本意以爲聖人天品生知故不待推而能恕矣

但程子所謂云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其通也旣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言則其塞也亦當以天地閉藏草木凋落爲言而此以賢人

之隱言之上下句意似不相適未知何如

此引易坤卦文言之說坤六四曰括囊無咎文言曰云云盖括囊無咎賢人之事故云

十六章

謝氏說則善矣云云註沈魂滯魄影響底事○所謂沈魂滯魄影響云云何義上蔡所答張九郡君紫姑神等事其曲折亦有未詳者且此等事誠果實有是事是理否耶

魂與魄生而聚死而散常也或不得其常則死而不散沈滯而有影響如韓子所謂嘯於梁立於堂程子所記擊鼓揮扇皆是也若郡君紫姑神亦其沈滯而

不散者故能如是此皆理之變也亦有生時氣血强盛者則亦不得便散如伯有爲厲是也彼張郡君紫姑神能知人之所知而不知人之所不知者亦其鬼不靈不能如蓍龜之知來物今之汰哉巫亦然矣蓋人心寂然不動則鬼神莫能窺其際此朱子說及其既動然後鬼神探而知之其理不難知也朱先生嘗論紫姑神事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又論衢州神曰録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紙中自有答語云云此與紫姑神一様也

侯氏曰鬼神形而下云云○竊意氣之屈伸往來

者卽鬼神也其所以屈伸往來之理乃誠也然則鬼神卽氣也誠卽理也旣可分理與氣則謂鬼神與誠爲形而上下亦何不可耶游氏意亦豈以鬼神與誠爲截然二物不相干涉耶特就其中細分之則如此云耳如理與氣固不相離亦不可相雜眞所謂二而一一而二者也朱夫子且以中庸之爲德謂不可分中庸與德爲形而上下云云竊念中庸則固是理也只鬼神則每以二氣屈伸言之似與中庸微有不同者矣未知如何然朱子亦曰乍讀如可喜細求之則失之遠云云區區所以有疑於此者似亦不能細求之故也然竊望詳敎

鬼神有以二氣言者有以實理言者覩於章句可見矣此章言其德之極盛而以誠之不可揜結之則其主於理而言可知矣且朱先生之非侯說者專在於分鬼神與德而爲形而上下也中庸鬼神與德既不可分則鬼神與德又烏可分耶

十七章

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止尤非所以語顏子○朱子既曰非所以語顏子則猶可以語他人耶物而不化人或有之然既非常理則不可以語於人人況顏子乎故著一尤字詳審平實如此矣來說所謂猶可以語他人者殊爲新奇似非高明平日辭氣

也

十八章

或問十八章云云註呂氏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云云○父在爲母爲父屈故不得服本服三年而服期父在爲妻亦然爲夫二字則恐無所當矣如何

此爲父爲夫皆以爲母而言也儀禮父在爲母期疏曰其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妻於夫亦至尊云盖自子而言則爲爲父降自母而言則爲爲夫屈也然文勢晩駭

十九章

楊氏註尸飮餘閣之奠○尸飮之禮何如其載於
儀禮否餘閣之奠亦未知出處
尸飮見禮祭統餘閣見檀弓
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
制尤不能備止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
足以陳鼎俎○諸侯與大夫雖無國無邑豈不得
爲同堂異室之廟耶抑同堂異室之制猶非如今
世祠堂之類各爲一廟而非草草可爲耶且所謂
別爲一室者未知與同堂異室者同耶若如同堂
異室則豈至於不能陳其鼎俎耶
此間本尤作猶蓋因尤字而誤也諸侯大夫旣無國

邑則只帶虛名而無財安得不然其所謂別爲一室
云者指同堂而世各爲一室也猶今之龕室也
二十章
曰何以言云云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
掩○所謂實之存亡而不可掩此實字亦指實理
而言耶無論有無虛實皆不可掩之意耶
首章愼獨則實理之存處也不愼獨則實理之亡處
也
二十三章
或問致曲之說註張子曰致曲不貳○張子此語
朱夫子固云失其旨矣然所謂致曲不貳則德有

定體云者其釋致曲當如何且體象誠定云云何義

德有定體所以釋誠則形之形非釋致曲也體象誠定更舉定體兩字而言其體象苟定也

二十四章

或問至誠如神云云程子用便近二之論○程子語用則知不用則不知云云未知所謂用者何以用之耶用便近二之義與釋子野狄精云云皆未詳

用謂用前知之心也用則近二謂以此心用前知之心則近於有二心也野狄之狄此間本作孤皆誤二

程全書作狐朱先生訪南軒于長沙歸過毛山鋪壁
間題詩皆言有毛女在山絶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
爲因作詩云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髪吹簫夜夜聲却
是鄹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盖用程子此語也
二十九章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止惜乎不因其上句以推之
云云○所謂上句卽上文天下有三重一節耶
來說得之
三十章
或問小德大德云云由其書之有得夏時○所謂
書之得夏時者指何而言歟論語行夏之時云則

不過答顏子之問而已也豈此則乃指春秋而言
耶
書統言夏時及周易也禮運孔子曰吾得夏時焉吾
得乾坤焉註得夏四時之書得殷陰陽之書也
三十三章
或問卒章云云不失足不失色不失口〇失口於
人卽不失言之意也失色於人亦不失辭色之意
但失足二字當指何等事而言歟
邵子曰足不踐非禮之地此卽其一事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四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五

經義

孟子

梁惠王上

答洪虞卿舜相

七章釁鍾

古人器成必以血塗其釁隙如釁龜釁玉是也古語曰血者幽陰之物釁用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也猶治亂曰亂也據此則器不必待有釁而新成則必以血塗之也又一說器成必有隙故取血塗其隙以厭除不祥此說又兼上兩說也

梁惠王下

答洪虞卿

四章孟子對曰有

此有字答王問亦有之有盖單指賢者也以賢者之有知人之皆有此樂也

五章章旨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以男女言之則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夫以行媒執贄而相交奉先傳嗣者此情之出於天理者也悅色喜媚不擇倡賤者及雖於正室而袵席之上任情縱慾者此情之出於人欲者也此二者其男女相交則同而以禮不以禮者相異故曰同行異情

答族孫三錫

章旨朱子曰其法似疎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於法不可言難易於事不可言疎密語意各有所當也來諭以輔氏說爲自相矛盾者豈以上文旣以密與法屬公劉大王而其下又以法屬孟子以事屬公劉是乃自相矛盾之意耶然必使爲公劉之事者是孟子則法密之意當屬孟子矣未見其矛盾也

公孫丑上

答族孫三錫

一章文王何可當

本註於此不爲解釋未知諺解與辨疑孰爲得失也

然以然而字見之則辨疑說似當以是以難也見之則諺解說似順姑爲兩下看恐無妨

答洪虞卿

二章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

此一段非但救正告子之失亦與下文知言養氣相照但以持志與知言相照云者似未安持志是不動心之意知言是窮理明心之事乃不動心之根本也

答或人

志壹動氣氣壹動志栗谷先生嘗曰孔子春秋獲麟是志壹動氣疾病之來聖賢之所不免則疾而心不寧是氣動志

春秋成而麟至先儒以爲志壹動氣之徵此非栗谷之說也其意蓋云聖人經世之志至故能動天地之氣而致此異瑞耳又聖人猶不免疾病之來而其痛楚之時心不能寧是痛楚之氣能動其心爾別無奥義之難解者也

答族孫三錫

何謂浩然之氣小註浩然與血氣異同

人之所稟而充體者一而已矣惟其所養之異而有義理血氣之異若以本同而以末之異者皆爲義理則是認賊爲子也若以末之異而疑其本之不同則是昧於一本之理也此處最可尋繹

答洪虞卿

配義與道無是餒

此問最善朱子不但於集註論上下餒字皆言體不充其與門人辨論不翅明白直截矣不知饒氏何故捨此不從而乃自立一說耶可怪可怪當時已如此無惑乎今人之肆其狂悖也來示所謂疏者指小註而言耶不曰小註而曰疏恐亦好新之病也

答族孫三錫

集義所生饒氏小註兩餒字

饒氏說大違集註本意昔呂子約之說亦如饒說朱先生極力攻破之其說見大全至曰胸中何如是黑

暗耶饒氏生乎朱子之後而其言如此極可恠也

答李汝九

前歲箕疇將必有事焉勿忘勿助語問于先生則先生曰以必有事之事爲敬則未爲失云云又引心經敬以直內章小註陳氏語勤勤教諭門人佩服是訓以爲誦行之地後閱退溪集而得一說曰朱子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敬非以有事之事字爲敬只謂有事於敬者當勿忘而勿助耳云云以此說看之則陳氏之說似與朱子之意不同未知如何

孟子所謂有事者指集義言之也程子所謂有事者

指持敬爲言者是陳氏之說也其所見分明的當矣然其持敬之功或忘或助則皆害於敬故朱子以勿忘勿助之間爲持敬之節度朱子之意盖謂敬有甚形影盖於勿忘勿助之間見其體段也然則陳氏論持敬工夫故須着事字朱子則論敬之體段故只欲於勿忘勿助間見之言各有所當也盖程朱子以敬爲學問之第一義而又病當時學者皆以敬爲有形象一物而求見此一物故只欲人整衣冠尊瞻視勿忘勿助如此只是敬也不須別立敬之名目而敬便在是也然則勿忘勿助者正是所謂事也是陳氏於朱子說眞所謂殊道同歸者也未知如何

答或人

必有事而勿忘勿助長者則眞心卓然而實體呈露妙用顯行此豈非鳶飛魚躍上下察之理耶

答金仲和

來諭集義則又知言之功○知言屬知集義屬行今合爲一事則未安矣知言然後於事物上可以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而能集之矣今乃以集義爲知言之功則次序傎矣雖以功字爲效字看亦未見其洽當耳

來諭集義然後養氣○集義正是養氣之事而今於二者之間著箇然後二字則集義養氣分爲二事恐

未免爲語病也

來諭養氣以培其後以行其道義○孟子本意蓋人於行道義時此氣有所扶助今曰養氣以行其道義則是以道義爲由氣而有者也立語微似有病

來諭其知言也必須反求吾心以决其是非○知言是以此心窮事物之理而其心旣明則於天下之言自然知其是非也何待反求然後知之也此非但理不如此語甚支離更加商量如何

來諭必交致其功止通爲一事○集義是養氣之事而今日交致其功則是判爲二事而其下又曰通爲一事則是自相矛盾矣未知如何

來諭自此所以必有事焉止 養氣之節度○語勢似涉支蔓如曰必有事焉云云是集義之節度集義是養氣之事云云則庶或無病矣

朱子說固有以四者分屬集義養氣者又有專屬集義者固不可偏主一說然正與助長亦是不義朱子嘗論敬義曰不敬時便是不義此處亦當曰不義時便是失養然則此二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來諭無是餒也止 大失經旨也○程子之言果似以餒字屬氣若然則與集註不同而却載於集註之中者誠有所不敢知者耳饒雙峰得勉齋之學而其異於先生之說如此甚可疑耳

浩然夜氣兩章之參互發明甚善甚善蓋浩然章則義生浩然之氣而其氣還以扶助道義夜氣章則夜氣能存仁義之心而仁義存則反能使夜氣益清蓋氣是氣也而仁義是理也理氣二者雖二物而不能相離故程子曰氣亦道道亦氣程子此言當與此二章參看矣

答朴受汝士元 己巳二月

士元所論浩然章義理條目雖詳而大綱猶未甚擧章首問答一心字是一章大指次以勇字縮字爲浩氣張本而又次之以知言知言是窮理之事故居後正如大學之次序此朱子所以極稱其善問也至於

知言而又以心字爲骨子首尾相應其縝密非後儒所可及也自宰我子貢善爲說辭以下雖於此章似贅然細看源委收殺之體則因以此爲孔子張本終以有若之言結之以爲我豈止於不動心而已如此串貫則一章之意通透灑落矣未知諸君如此看過否

答朴士元 己巳六月

孟子浩然章問答雖未能細看然大槩得之大抵此章遣辭若斷若續故使人難看然細觀之則血脉貫通極其精密公孫丑發問之初特以心之一字爲眼目極有意思故全章說心字最多而如直養集義知

言德行說辭及尹夷等事無非出於心者且孟子先
知言後養氣而丑之反問先養氣而後知言朱子於
集註以爲上文方論氣說故承此而先問養氣語類
則以爲丑以知言在後者知言是格致事如大學先
言明明德於天下以至正誠而後以格致合尖也誰
謂某之不得其傳蓋謂丑得孟子之傳也合尖猶言
收殺結末也又章首雜說孟賁告子舍黝曾子子襄
故由麤入精由小至大於篇終卒舉顔閔尹夷諸人
而遂及孔子之至精極大而終爲其意蓋曰聖人之
事如此而吾之所言在此不但不動心而已也其首
尾關鎖如此嘗聞砥平畏齋李相公以爲浩然章知

之不難而其以爲難何也愚喜聞而與之往復爲一通說其說頗多幸討於孫兒而訂其可否如何

朱子嘗言孟子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闢異端是捍邊境之功此章如持志養氣集義正助等說是明四端之事知言一段是闢異端之事孟子學問盡於此章矣

栗谷於此章表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之語嘗自勉而勉人學者不可不知也

答李汝九

退溪先生曰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心不

宰而失其正也云云此說如何
退溪李先生謂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
惕惻隱之心是情之動也愚謂李先生此說似少曲
折蓋見孺子入井是物接之時也怵惕惻隱方是心
之感也見是目而感是心也由其物接乎外而心應
於中雖是一時事而亦自有界分烏得以見底爲感
底也且心之感者卽是情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也上
心字是指體而言也下心字是指用而言也用卽所
謂情也其所以見孺子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
者是心有愛之之理故自有此怵惕惻隱之發也今
旣曰惻隱之心而又曰此情之動也以上下語勢觀

之則似若情動而爲此惻隱之心李先生本意雖或
不然而恐或未免爲語病也若改其說曰見孺子入
井此感於物之時也怵惕惻隱是心發而爲情也所
以必有是怵惕惻隱以愛之理在心也云爾則似乎
平實矣來敎以內交要譽爲情之熾此固是也然熾
字微似不襯若改以差字則未知如何其曰怵惕惻
隱乃氣之感而其所以能感者由其有感之之理云
者語意甚完備明白

昔年見示以退溪惻隱說以爲見孺子入井是此心
之感也妄意以爲見其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然
後可謂之感只見其入井者何得遽謂之感也以此

奉答而爾後不蒙回教常爲闕欝矣旣而思之退溪之說不應如此齟齬盖感有二義物來而感我者謂之感吾心之動亦謂之感若如前說則赤子入井正是物來感我之感退溪之言無乃如此耶幸更考而示之如何

答閔持叔

辭讓之心註解使去己

解解脫之不存於己也

答族孫三錫

知皆擴而充之知字

尋常以語類說爲不可易故每疑退溪說以爲不敢

從也語類又曰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生長矣此則與辨疑所引尤更分明矣

公孫丑下

答族孫三錫

七章不以天下儉其親

集註說自分明大全又曰不爲天下惜一棺槨之費而儉於其親也此說尤更直截旣曰天下則人在其中不須別言人也

十章私龍斷

欲富貴者人之常情而叔疑己旣爲政又使其子爲卿此有似於龍斷故譏之來諭所謂欲富貴故譏之

云者似失原意

程子章旨孟子非不肯爲國人矜式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之意而其去也又曰王猶

足用爲善何也朱子曰齊王無湯武之資此孟子所

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就者况孟

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

臣之義亦略定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據

此朱子之說則孟子之去已决於初見齊王之時而

其所以眷眷者只以憂世之切而然也豈爲小小禮

貌而肯留哉且孟子之去時有王庶幾改之之語必

有大段不是處故去之耳若終不能改則亦豈肯留

哉程子之說則但言齊王以利誘之之失而已非謂
王無此失則孟子必留也
十一章子思泄柳申詳皆有自取之意否
以孟子之說觀之則其以子思自況可知矣然上文
并言泄申事則其並責齊之無人之意亦可見矣其
意盖曰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己是絶長者矣况
不及泄柳申詳乎
滕文公上
答族孫三錫
孟子於梁惠王既告以仁者無敵則於滕文公只
告以猶可以爲善國何也

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鄕孟子只說可爲善國終不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又曰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據此則孟子之意可知矣盖上世則俗朴風淳惟仁義是先故湯能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至於戰國則惟力是視朝得暮失而文公之地雖絶長補短猶不得比湯之地則其不得王天下明矣孟子豈苟爲大言以欺文公哉

答洪虞卿

三章世祿助法

集註旣言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節也據此則恐是當時世祿只畫給土田而未行助法故勢家之取

於民者無節也

其命維新新子之國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其新之之功所及者大而濶故終有天下滕公則只五十里而已則其新之之功所及者小而狹故只爲王者師而已

答族孫三錫

四章昔者孔子沒止不可尚已

子貢事雖非中道孟子只取其爲師誠篤之意以責陳相之倍師也顏子事殊非後學所敢輕議者不敢率爾妄對也但有一事昔潘叔度年長於呂東萊而能師事之則朱先生稱許之以此推之則孔門諸子

不嫌於顔子之年少可知矣曾子始不肯故强請之也

五章盍歸之歸

盍歸之歸字當從本註說有道謂一本自然之理也

滕文公下

答洪虞卿

五章于湯有光

前說從書註後說從本註兩存之恐無不可

答族孫三錫

十章己頻顣之己字

以己字爲仲子之名者甚新

離婁上

答族孫三錫

十三章作興句絕

嘗聞鄭愚伏赴京時遇一童子挾是書使讀此章則作字句絕讀辨疑之說正與此相符恐當從之

十四章連諸侯註

任當從註說使在上者使之也任農良任之也此爲可罪者以其欲致富强而已無敎化仁愛之本故也況儀秦之徒遊說縱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者乎

十五章上句言眸子不能掩下句分言正不正

始則專爲惡者而發後則兼言善惡以該勸戒之道

其於正字泛泛對說云者恐非孟子本意也

離婁下

答族孫三錫

十四章以道之道是學問思辨工夫次第自得之

心通衆理之謂

以道之道來說得之自得之說亦是但欠存之之意

蓋必通而存養之然後方爲自得也居之以下是言

自得之效也

二十一章其義

其義筆削與奪之義也朱先生修綱目亦曰其義則

某己執其咎矣盖述此意

萬章上

答族孫三錫

二章以慰父母

此處唯孟子知舜之心朱先生知孟子之意後人何敢有他說哉

告子上

答洪虞卿

三章犬之性猶牛之性

此問最善氣稟異故性亦異者此以人物始生而言也知覺運動若不異者此以人物旣生而言也故朱

子嘗曰觀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據此則本文及集註小註之異同皆可以融會貫通矣

答族孫三錫

四章兩悅字何義

悅順吾意而無拂戾之意本註所謂主字猶自字之意若指以爲悅字意則恐未然

答洪虞卿

以我爲悅之悅何義

以便字好字爲去聲字意兼看也

答族孫三錫

六章兩或字

兩或字若皆是告子則當以又曰承之不當云或曰也

才字孟子程子說不同

本註及小註朱子之說至明且詳須於此反復詳考則無所疑矣盖程子所說才字固主於氣孟子所說才字雖主於性之能而旣謂之才則亦不能捨氣而爲才矣特孟子不言之耳

有則之則

此特借彼以明此耳有耳目則有聰明如有是人則

有仁義禮智之性也且看耳目上如有二字則無可疑耳則彛懿德一義而異名耳但彛是言則之有常也懿言其則之美也若分屬於天人則不可

七章子弟

子弟是首篇所謂無恒產則無恒心之良也

八章日夜所息

常人之心雖於朝晝之間多被牿亡然豈必終日牿亡而無休息之間哉其於夜氣亦豈能首尾清明哉只以大槩言之則晝多紛擾而夜多寧息故云程子曰浩然之氣乃吾氣也今以爲在天者非是但以在人者不失其禀於天者言之則雖謂之天亦無妨邪

夜氣與浩然之氣雖本是一氣然夜氣只是以清明寧靜者而言浩然之氣主盛大流行者而言其大小輕重懸隔矣

答李汝九

明道先生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爲非聖人之言云云未詳指意之所在

明道先生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爲非聖人之言者與范純夫之女之言相符范女云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先生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谿谷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孔子之言而孟子引之以論心也范純

夫女子讀此章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伊川
先生聞之曰此女不識孟子却能識心朱子曰純
夫女知心而不知孟子此女當是實不勞攥故云
無出入而不知人有出入猶無病者不知人之疾
痛也余嘗讀此說竊服伊川之言精透的實而於
朱子說不能無疑且己無勞攥而不能知人之出
入則聖人之生知安行者終無以周知人心物態
之情僞也竊以謂谿谷之致疑朱子說者恐未深
思而精察也范女之不識孟子由不知人有操舍
之道矣朱子之論豈不親切而易曉者耶朱子之
言只以范女之無勞攥而不知人之有操舍出入

也何可引此而推之於聖人之生知安行而聖人之生知安行亦豈徒無勞攘而已也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其惟聖人則人心物態之情僞固無所逃於聖人明鑑之中矣豈可以一婦女之無勞攘擬之於聖人之極功也哉

心有真體實用體如鑑之明用如能照此何嘗有出入伊川范女之以動靜而論心是也至於出入二字則朱子謂之有善有惡方其舍時此心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安得不謂之出也旣謂之出則其操而在此者安得不謂之入也此則孔子孟子朱子以操舍而論心是也二者各有所指而今欲合而言之故言

愈多而義愈晦也至於所論谿谷生知安行之說則
恐不審乎谿谷立言之本旨而遽加攻斥也谿谷之
缺以爲聖人之心無有人情物態之不正而亦能知
人情物態則豈可謂范女自無勞攘而不知人之勞
攘乎其意不過如此非謂范女亦能生知安行如聖
人也

答族孫三錫

九章兩智字之義

兩智字分體用看正好

陳氏小註以羣邪寒之之譬

陳氏說其分別上下者似好然常用其力之用字似

未甚安改以致字則如何

十一章仁人心

能求放心不違仁何以言從知覺上去乎以昏昧放逸釋不仁者以其逐物於外而天理昏塞故謂不仁也九不可以知覺論也以心爲仁孟子朱子之意皆然何獨於黃陳二氏疑之也

答李汝九

求放心一句舉學者終始而言耶抑放心之求在於始而無與於終歟

求放心一句程林隱置之於心學圖克復心在之上栗谷非之而退溪則力主程說然以孟子所謂人有

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者觀之則其爲
初學之事明矣其不當在於克復心在之上無疑矣
朱子曰顔子一克己復禮便了豈有過顔子地位復
有所謂放心也恐當以栗谷說爲正

告子下

答宋子徵 炳遠

一章杯棬註巵匜

巵匜禮記註巵酒器匜盛水漿之器今杯棬是以杞
柳爲之者而註以爲巵匜之屬此所以疑而問之也
少時見中原酒器則以蘆細折而織成之此所謂杞
柳爲杯棬恐亦是此類也又幼時到龍門寺見僧徒

以細蘿之編以爲器者行熟水問之則云是　世祖朝內降者也然則編成之器之盛水粱古亦然矣

答族孫三錫

三章不可磯

不可磯本註本無可疑而辨疑尤詳何用贅說韻會所謂磯激也者本謂水中有石而激之也與孟子說無不同矣

五十而慕

若舜之慕全無怨意則孟子必不於此引之以證小弁之怨也但舜之怨則自責之意深小弁之怨則怨親之意切故程子以爲不同也

六章後名實先名實。

朱子曰聖賢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

朱子說止此 况事功及人則實聖賢大公之心也何可以爲功利也

其趍之趍與歸潔其身之歸同義歟

趍歸同義來示得之、

答洪虞卿

八章宗廟之典籍

典籍集註以常制釋之盖常典字之意也籍制度之書於籍者也豈以祭祀會同之常制書於籍而藏之於宗廟故謂之宗廟之典籍耶未可知也

答族孫三錫

十五章增益其所不能

書曰惟聖罔念作狂且聖人自以爲聖而不爲警省則非聖矣退之言聖益聖此說深有味也

盡心上

答洪虞卿

一章立命之命莫非命也之命

立命之命兼理氣而言莫非命也之命單指氣而言立命之立字謂人立此命於其身也

答族孫三錫

七章機變註機械之義

禮記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音窆註般多技巧欲試用其巧技也機封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繂也謂人之用詐如機械之巧故借而言之

九章語子遊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正所以教遊之之道也何以言不及遊說之道乎公孫衍張儀之徒以順爲正而爲妾婦之道者由不知此故也

十二章以生道殺民

以除害去惡而殺有罪者正所以欲民之生也然其所以欲民之生者亦有二道爲民除害去惡使民安業一也使民知戒而遠罪一也所謂以生道者如此

而已若其犯法當死者則已無可生之道矣寧有求其生之意乎若服念三覆之義則慮其或有寃枉橫罹者故如是耳此則愼刑好生之心與生道殺人之意無不同也不然之意來說是

答洪虞卿

二十一章分定故也性與分之辨

自其得於天者而言之則謂之分自其所得之實體而言則謂之性言異而實同者也

三十八章形色天性與告子食色同耶異耶

告子所謂食色以口之欲食目之欲色而言也是中庸序所謂人心也此所謂形色如頭之直色之

理當莊也以天賦之自然而言也二者逈然不同不可合而論之也盖告子所謂以外物而言也此以一身而言也

盡心下

答族孫三錫

二十四章不謂命也程子註賦於命

程子所謂命正釋本文之命也何疑其不同耶小註所謂所稟所值者亦以氣稟言之盖氣稟不齊故所值所遇有不同也上文分限之命即下文命也之命也下文集註所謂賦於命者有厚薄淸濁者亦上註所謂品節限制也

答洪虞卿

二十五章可欲之謂善

此一節小註朱子曰是資禀好别人以爲可欲此說極分明

答閔持叔

三十章之滕註業屨織之有次業業頷書緖也次也始也盖屨是草屨也以草編之至半則是只有次緖而未及畢工者也

答洪虞卿

三十一章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實心實行實事皆當兼看

三十二章善言善道。

章首旣以言與道統言其下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申言善言也又其下申言善道又其下申言善道之反意極完備何以言其下獨遺善言一邊耶

答朴和叔

四書集成云云

四書大全中諸家之說惟倪氏中庸少時借得於人家看來無甚緊要而徒爲纏繞故未卒業而還之至今思之此殆氣輕志小心不耐煩之致追悔不能已大抵以今見行經書小註觀之則如雲峰新安慶源

雙峯必各有成書故　皇朝纂集時裒稡而載録之未知此等書流出於東方而有藏置者否頃年同春爲言趙浦渚嘗說曾見胡氏四書通云云不知胡氏爲誰而其書或在於浦老家與否也方欲探討於浦老子孫而遭此禍故而未能焉執事或能詢叩否鄙意以爲程朱以後諸家說不勝其多而非但無甚發明或有反失程朱本旨者則其誤却後人眼目有不可知當欲取十三經古註載於四書詩易見行註釋之下以著程朱取舍之意而又取程張全書朱子大全語類中諸說以見三先生同異及三先生初晩所見之同異則於學者當有大益而事力不逮未知執

事能辨此事否昔年嘗取二程書略成部伍似有頭緖而未暇卒業常自歎歎也

九疇解云云

嘗見熊氏所編性理羣書頗無次第仍不尋究其人之世今承執事下詢不但孤陋之爲可愧而輕視儒先之罪盖不可勝贖也略記熊氏之名是剛大又與今所示節與和自别未知其故耳所謂九疇解未之曾見我朝李氏純又未曾聞甚慙孤陋之甚也

四書圈點云云

四書圈點中惟庸學爲出於先生之手無疑矣自餘則疑信相半今不敢質言耳

諸書口訣釋云云

沙溪先生所謂栗谷先生於四書三經口訣釋義多所更定云者非謂有成書盖於受讀之時所聞如此也惟近思録有口訣耳其餘亦疑信相蒙沙溪先生時未暇質問問於愼齋先生則其所知者不異於鄙所聞者惟小學內篇二冊是栗谷先生親寫口訣而愼齋時同春借出而亡之極以爲恨矣大抵栗谷所圈點及旨訣當初不甚汲汲理會者以爲　宣祖朝先生與牛溪先生同爲删定其用意必勤且精矣此書必爲玉堂講院之所藏則凡出於私家者只是疊床架屋故也厥後問諸京裏諸公則無有知者甚可

歎也豈删定奏御之後 宣廟不甚留意而仍成抛
棄耶抑或見燼於壬丁之亂耶是未可知也幸執事
更加詢訪如何如何

答尹爾和

頃年受教以爲四書小註論議多歧非初學所可
讀謹當遵守然或有只看集註而不能理會必求
於小註然後解之者兼看恐或不妨耶
看小註或多爲纏繞而反失正意者多故有前日之
奉告矣若或因此而有會解處則何可不看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六

經義

太極圖說

答沈明仲

無極而太極○無極之極窮極之謂也太極之極至極之稱也無窮極之中有至極之理云耶

無者無形象之謂朱子所謂無聲無臭者不翅明白何乃捨此而以無窮看耶陸氏以無窮論無極朱子極力排之

註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尋常不踰此端以爲旣無一物則理寓於何處矣今更思之

陰陽二氣雖混淪爲一未有淸濁之別亦無滅息之時故理便在其中能動能靜所謂元無一物者非謂此氣之混淪者亦皆消鑠無餘也如何

此段大槩得之然混融之時豈可謂無陰陽也混融當屬陰開闢當屬陽矣所謂當初元無一物云者不雜陰陽單指此理而言也其實實無無陰陽之時也

註便會動而生陽○釋疑所乘之機註云太極却不自會動與此不同可疑

便會動而生陽從源頭處論其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其下所乘之機則却就流行處論此理無形狀無造作只乘此氣而運用也言各有所當也盖理氣只是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有從理而言者有從氣而言者有從源頭言者有從流行言者如不能活看則節節泥滯也

註從陰陽處看○凡言善惡貴賤皆先善而後惡先貴而後賤而言陰陽則必先陰而後陽何耶陰靜而陽動靜爲體而動爲用故耶

言陰陽處必先陰而後陽者或是陰爲陽之體故如是也然以循環言之則陽亦爲陰之體也而無曰陽陰者矣且論太極動靜處則陽先於陰不可必謂先陰而後陽也竊謂此等處無甚義理也如死生發活寒暑冷煖鬼神皆先陰而後陽何必泥著看也

答沈德升 㮽

無極而太極註蔡節齋所謂主太極而言主陰陽而言最爲明白來教第一條朱子勉齋之說所以不同者以其主太極主陰陽之有異故也

答沈明仲

註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一陽未動之前卽是陰謂之陽未生則可謂之陰陽未生則不可如何

截自今年溯其源而言之則冬至是其最初者故立言如是也若通前年言之則此陽未生之前是乃陰也何得言陰陽俱未生也夏至亦然大抵看文字須

看所主之意如何也

與權致道 尚夏 金仲和

少時讀周子太極圖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每疑太極之動靜已是陰陽何待生之然後乃爲陰陽耶嘗侍文元先生儕率稟問此兩生字以爲字看如何先生沉吟曰不敢如此看自後不敢更爲致疑然殊有不自得之意矣及見朱子圖解去兩生字直曰動而陽靜而陰然後語意卓然無復可疑矣日者奉對時雖說及此而未暇詳焉故敢復奉告以求教也

答朴士元

太極動而生陽但看程子陰陽無始動靜無端之說

及朱子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之說則無所疑矣盖
陰陽動靜相推於無窮而太極則其體也今以爲懸
空獨立者固非矣然吾友所謂乘氣機而動云者亦
微似有病盖其未動之前太極所乘者氣機也非於
動時始乘氣機也未動而乘者靜機而屬之陰將動
而乘者動機而屬之陽矣大抵太極有大陰陽有小
陰陽太極之未動已動是大陰陽也其動靜之所生
是小陰陽也陰陽既合而生五行則其小之小者也
五行變化而生人物則又其小小之九小者也如是理
會則如破竹矣
以有事時爲動則當以無事時爲靜此則泛言動靜

之對待也然此無事時此心猶昏昧或紛擾則觀於外者雖或似靜而其實動之餘也既是動之餘則當屬已發而不可謂之未發也此則極其靜而言之者前後所論只有精粗之異而已衆人無未發不待求於程朱之說只以中庸觀之已自分明矣如何

答沈德升

對待流行實不可以先後論以小者言之則呼與吸相爲對待而一氣屈伸者是流行也一氣屈伸則自成呼吸之對待是豈可以先後論也來敎所謂流行者理氣也對待者象數也此說恐未安流行者氣運也對待者象數而所謂理者氣運象數之所以然者

也然氣運還爲對待象數亦爲流行以一年言之則
一氣流行於四時而春夏與秋冬爲對待是流行中
有對待也天地以形體相爲對待而天地之氣實相
流通是對待中有流行也推之萬事萬物莫不皆然
細求之則可見矣
以妙用爲理者是朱子說釋疑以爲可疑者誠不可
曉來諭所論似爲精當矣
前書所詢對待流行之說不須如此支蔓以大言之
則天位於上地位於下者是對待也天氣下降地氣
上升者流行也以小言之則人之呼與吸自爲兩端
是對待也呼極爲吸吸極爲呼是流行也其對待流

行者象數也氣也其所以對待流行者理也天地之大化如是故其在人者亦如是也

答沈明仲

陽變陰合註天五生土○有土然後四行得成土當居先而其序反在四行之下何歟

朱子曰地言其全體土是地之形質然則四行不待土而已在地之上矣然黃勉齋之說則深以五行先後生之說爲非而謂是一時俱生若如此說則尢當無來問之疑矣

五行一陰陽註精粗本末無彼此○釋疑沙溪以熊氏說爲非而下文乾天也註朱子曰妙用言其

理又曰妙用言其精以太極爲精似有所本恐不
可非之如何
精粗本末無彼此者蓋謂於氣之精粗本末理無不
在也其精字亦屬氣而熊氏屬之理先師非之是也
其下乾天條朱子所謂精者以理對陰陽之粗迹而
言不可合以一之也
前稟精粗本末無彼此此句與上句相對恐不如
下諭曾與玄石文辨說者附于下○此二句本圖
解解剥中語葉氏今攙入於此段蓋五行之異陰
陽之實同是一理故無餘欠陰陽粗末之道太極
精本之本然元無彼此故曰無彼此以解剥下文

無聲臭也無假借也推之其意甚明又圖解陽變陰合末段所謂虧欠間隔者卽無餘欠無彼此之說而正指陰陽之道太極之本然而言其義尤明今曰一理通於無精無粗無本末彼此之間則非但文義與下文不倫五行一陰陽之大指亦將暗而不明是論太極一陰陽非論陰陽一太極也熊氏圖多穿鑿然此語則恐不可謂非如何

無餘欠無彼此本註曰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此極其簡潔明白而葉氏以解剥圖體之二句添附於此二句之下故便有支離重複之病矣然玄石

所謂五行之異陰陽之實同是一理故無餘欠陰陽
粗末之道太極精本之本然元無彼此故曰無彼此
云者恐失本註之義而且多未安蓋所謂無餘欠者
謂陰陽於五行無餘欠也而今曰五行陰陽實同一
理故曰無餘欠其所謂無彼此者謂太極於陰陽無
彼此也今曰陰陽粗末之道太極精本之本然無彼
此也竊恐皆非本註之義而其以太極爲精本者尤
甚未安謂太極爲陰陽之本則猶之可也謂陰陽爲
粗而謂太極爲精者甚不然朱先生既於二五之精
以氣言之矣於此復以精字屬之太極則是上下精
字自相牴牾註說本意恐不如是之參差也竊謂本

註之意以爲五行之質與氣皆不能外乎陰陽是所謂陰陽無餘欠也陰陽之精粗本末皆不能離乎太極是所謂無彼此也所謂無彼此者於陰陽之精粗本末太極無不在也今以陰陽太極對擧而爲本末精粗則所謂太極者豈不汙雜乎前稟鄙說不記其如何而苟與此說有違則其誤無疑矣後便録示如何且玄石所引夫豈有虧欠間隔者以愚觀之則尤可以爲鄙說之證夫所謂豈有虧欠者謂五行雖異質異氣而陰陽無所虧欠而具足也夫所謂豈有間隔者太極於陰陽之異位異時而無所間隔而通貫也鄙意如此幸以此質於玄石而復以見教如何

答或人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水火木金土燥濕剛柔

實之性或以爲本然之性或以爲氣質之性未知

二說得失何如

朱子曰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禀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也據此則五行之性似可謂之氣質之性矣然

其下又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

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據此則當

爲本然之性矣盖五行之理具於人而爲仁義禮智

信此仁義禮智信雖其爲德不同豈可謂之氣質而

非本然之性乎試以此思量而見教也

答沈明仲

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註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錯綜○由人物禀受而後有性之名則此當曰理而曰性何耶釋疑朱子曰此氣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理無情意無造作然則氣專用事理只掛搭氣上而已其所以主宰之意安在且旣曰生物之心則不可謂無情意使動使靜則不可謂無造作如何

性爲之主此性字指上文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之性其註所謂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卽是也且所謂理之主宰使動使靜者亦不過曰自然而已不如陰陽

五行之運用造作也然此陰陽五行之所以能運用
造作者豈非理乎故朱子曰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
有動靜乎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所謂
天者亦理而已矣大抵從源頭看則有是理然後有
是氣故謂理爲主宰又謂之使動使靜從流行處看
則理便在氣中清濁善惡隨氣之所成而已此處必
須仔細理會

註男女各一其性止一太極○男女各一其性則
男女各一太極也萬物各一其性則萬物各一太
極而云男女一太極萬物一太極何耶

男女一太極云者男與女各具一太極也非謂男與

女同一太極也萬物亦然牛一太極也馬一太極也松一太極栢一太極也故其下又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惟人也 止 萬事出○中庸人莫不飮食也小註新安陳氏曰知者氣清而質欠粹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此言雖出於氣以知質以行者而妄意則以爲人物之生氣以成質質非得於氣之外得氣之清者質以之粹如清水凝則其氷不得不瑩得氣之濁者質以之駁如濁水凝則其氷不得不渾也二者之分如陰陽剛柔而推其源則均一氣也至於知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知則非是氣質互

有美惡盖其所禀之氣各有豊嗇而然也夫剛決果敢者金氣之所發寛仁慈愛者木氣之所發人之剛果而無仁愛之心者金氣多而木氣少也仁愛而無剛果之志者木氣多而金氣少也以此推之無所不通而若如陳說則氣自氣質自質不相關涉終無以氣成質之意故曾問于玄湖而竟未相契矣今觀此圖註說所謂形生於陰神發於陽者似若以氣質互有清濁粹駁之原而猶不能融釋故說出不得姑言其禀人之生也受氣於陽禀質于陰俱得陰陽之粹氣者氣清而質粹得陽之清禀陰之濁者氣清而質不粹得陰之清禀陽之

濁者質粹而氣不淸陽本淸陰本濁而曰陰淸曰
陽濁何也陽雖本淸淸中亦有濁陰雖本濁濁中
亦有淸故也氣亦有陰陽而同謂之陽者何也氣
雖有陰是陽中之陰故通謂之陽也未知如何
自陰陽而言則曰氣以成形而旣成其形則其形之
中又自有氣質之分盖氣陽而質陰也然氣之中亦
有陰陽故氣有淸濁質之中亦有陰陽故質亦有粹
駁不可謂氣淸則質亦粹也且陰陽五行有氣有質
人不獨禀其氣而爲氣亦禀其質而爲質故中庸註
雖曰氣以成形而其實兼質而言也其氣與質各有
美惡故人之禀此者亦氣與質互有美惡來諭所謂

清水凝則其氷清濁水凝則其氷濁者比之於此可
見矣而比之於氣淸則質亦粹者誤矣且來諭以爲
禀木氣多則仁柔禀金氣多則剛果云者是也然禀
木之質多則其質亦仁柔禀金之質多則其質亦剛
果矣然其氣仁柔而其質有剛果者是氣得木氣之
多而質得金質之多者也如此推之則餘皆可知也
來諭所引形旣生矣神發知矣者以氣質旣成之後
又以形與神對待而言形屬陰而神屬陽言各有所
當也大槩看文字最忌粘惹異說滚合爲一故朱子
嘗曰我欲同而彼自異此言當深體也

前禀惟人也條竊詳下教辭約而理明其所以發

揮蒙瞀者至矣第於其間猶不能無疑者玆略陳之夫質者是已成貌樣者以其稟賦之後言則固當對言氣質矣以其稟賦之初言則當言氣而不必言質也何以言之人只稟得陰陽五行之氣而其陽淸之氣爲氣陰濁之氣爲質質卽是氣之凝聚成形者本未嘗氣而爲氣質而爲質也是以朱子於大學或問言稟賦之際則單言氣而不言質言稟賦之後則單言質而不言氣其意可想也以此推之似不可謂稟質而爲質鄙意則以爲陰陽二氣逼塞兩間升降飛揚而陽氣有淸濁之別陰氣有粹駁之分及至生物則陽爲氣而陰爲質萬

物則得陰陽極濁極駁之氣故或全塞不通或堇通一路而止聖人得陰陽極清極粹之氣故生知而安行至於衆人則或禀陽之淸陰之駁或禀陰之粹陽之濁故其爲人也或氣淸而質不粹或質粹而氣不淸如此爲說亦無窒碍否

氣質陰陽之說來教終爲文義所纏繞不能洒然矣盖陰陽氣質之說隨語各異而理實相關人於禀賦之初亦豈有舍陰而陽獨生之理也盖於是時陰陽混融而氣爲之先故可屬之氣與陽然其所謂男女構精者實陰之所爲也及其旣生則血肉已成故雖屬之質與陰然其中呼吸運用實陽之所爲也盖以

氣與質判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然氣質之中又各有陰陽不可執一而論也以人物賢愚言之亦然人也賢也屬之陽清物也愚也屬之陰濁然人賢物愚亦各有陰陽清濁以此推之玲瓏穿穴縱橫顚倒而無處不通矣來教所謂聖人得陰陽極清極粹之氣此固然也然極清之中亦不無飲食男女之欲極粹之中亦有涕唾嗽屎之穢此陰陽清濁粹駁無處不在之驗也且朱子論孔子所禀之氣不如堯舜故堯舜貴而壽孔子賤而壽又不及此等處亦可以認取也

註人之極也○言心爲人之表準耶

人之極也合心性而言之也其所謂極者太極之謂也

註陽善陰惡○釋疑朱子曰以象類言則陽善陰惡何謂耶

陽善陰惡其說甚長朱子嘗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也不能相無而消長有常亦非人之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於其不能相無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盖所以賛化育而叅天地者其旨深矣此言當深玩而自得之也

答沈德升

栗谷先生所謂見理而欲窮之者仁之端也者盖七情只從五性而發而愛與欲自仁而發故以見理而欲窮之爲仁之端也大抵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故雖情之惡者必原性而發所謂善惡皆天理所謂蚋生於醋而害醋者蚋皆謂此也然因以情之惡者爲出於性之本然則是所謂認賊爲子者也當辨其眞與妄也

四端七情之說七情始於禮記禮運篇有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中庸則只言喜怒哀樂是於七情中只擧其四而變懼爲樂也四端則始於孟子也

其仁義禮智之發而爲情者或多或少以天道言之則天道只是元亨利貞而其流行運用則寒暑雨暘或多或少參差不齊其在人者亦如此也大槩此等處須於自己分上着實理會然後漸見實理如此若但泛然說話則終無益也如未能理會則不如姑且置之而用力明白易曉處之爲愈也

與權致道

朱先生與南軒論太極圖中正仁義之說而以中仁爲動正義爲靜似與周子無欲故靜者有異盖朱先生以仁義中正自分動靜而周子則以心言故似不同矣愚嘗妄爲之說曰心有動靜而惟聖人無欲而

主於靜故能周流通貫於中正仁義之動靜矣然則二先生所主而言者雖殊而論其體用則終歸於一致矣如是解釋雖說得行而終覺費力然則愚之所妄解者無乃失其本旨耶遂復取朱先生所解圖說其曰中也仁也感也正也義也寂也者實以心言也然則二先生所言自是一意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此是余之罪也曾以前說語致道則致道以爲然矣然則余之自誤而誤人甚矣今亟書此以質焉未知致道以爲如何

答沈明仲

中正仁義○此配上文陰陽生五行之序而言五

行之序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則中義當屬靜正仁當屬動而圖說本註以正義屬靜此則以五行相生言也得無牴牾乎且中字與中庸所謂中同耶以行之也中之意觀之則似是時中之中如何

上文主陰陽生五行而言故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屬陽火金屬陰然其下卽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則是以一氣循環之序言之而木火屬陽金水屬陰故於此以中仁配木火而屬動以正義配金水而屬靜未見其牴牾也且此中字旣曰行之也中則正中庸以德行言之者也其爲時中之中又何疑乎大抵圖說自一（太極）而二（陰陽）自二而四（水火金木而土寄王）自四而萬（萬物）

又自萬（萬事）而四（中正仁義）自四而二（中仁動正義靜）復歸于一（立人極）其立言命義至精至密非朱子孰能如此剖析也

朱子初年以中仁屬靜正義屬動愚之前說乃引晚年所定云以一年言之則春夏先而秋冬後以一氣言之則翕聚於秋冬而發生於春夏正義爲體而中仁爲用豈不較然乎

主靜○中正仁義之未發謂之靜已發謂之動所謂主靜云者以中正仁義之未發爲本以學者事言之卽中庸戒愼恐懼底意思而釋疑云主靜主正與義若一切以正義爲主中仁爲賓則是不惟四德有輕重之別此心之體亦得其半而遺其半

矣終無仁義中正各爲體用底蒔節如何
以正義屬靜中仁屬動非釋疑之杜撰乃朱子之定
論也南軒之見正如來諭之意朱子徃復屢次而南
軒終守己見矣朱子初以中仁屬靜正義屬動後乃
以正義屬靜中仁屬動然以四者作兩段而分屬動
靜則一也盖五行雖各自有陰陽而木火屬陽金水
屬陰四德雖各自有動靜而正義屬靜中仁屬動此
理甚明復何疑乎五行自有陰陽者木有陽木陰木
以甲乙言之則甲爲陽木乙爲陰木也餘放此
前稟主靜一條竊以爲學問之道固當通貫動靜
而每易失於動故聖賢心法皆言動時工夫如堯

舜精一顏子四勿曾子三貴之類是也此圖不言
動而專言靜者此主聖人爲言故耶第主靜之功
實通乎學者如何
圖說既曰神發知矣五性感動來教何故曰專言靜
而不及動耶且來教所引精一四勿三貴固皆主於
動而言然易所謂寂然不動禮記所謂人生而靜中
庸所謂戒愼恐懼相在爾室皆主靜而言此等處亦
不可執一而論也
釋疑云動有資於靜靜無資於動願聞其義
動靜何嘗不相資也以論語言之則有曰取舍之分
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

此則靜反有資於動也然凡物之理必先有養而後乃能發達則是靜資於動者常少而動資於靜者常多也

李果齋曰五性皆有動有靜○五性之未發雖渾然一體然當其既發各專其一則此說恐不害理而况朱子曰仁義中正各爲體用似亦有此意如何

釋疑之所以疑果齋說者非指五性有動靜之說也盖以果齋之說疑於靜時已有間架各自出來者然故以爲未安耳然朱子答陳器之書曰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據此則釋疑之說恐推之太深也

答沈德升

明道之定性謂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皆得其道者也孟子之不動心謂雖當大任而道明德立無所疑懼者也明道言其全孟子言其偏此似不同朱先生嘗曰定性當作定心看今來示以動心作一例看此實得朱子之意矣甚善甚善

靜中有物謂寂然之中知覺不昧也若如釋氏則是枯木死灰而已

答沈明仲

大哉易也註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止可識矣○節齋此說自故周子以下恐非是至於上文所云變

易無體云者直釋易有太極之意非論此圖所謂無極而太極也而守夢并非之如何
節齋引夫子無體之易以明周子無極而太極者其文理血脉不翅明白何以曰非論無極而太極也節齋於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之下着一故字而舉周子說以明無極之爲無體其下又曰無極之眞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爲周子妄加者謬也又其下結之曰聖賢之言斷可識也所謂聖賢之言盖指夫子無體之易及周子無極之云而言也此處更無可疑恐不可謂守夢誤見而譏之也

答朴景初

誠無爲幾善惡

朱先生註說以誠爲太極幾爲誠之動者正自太極圖說中出來蓋太極靜時屬陰動時屬陽旣動之後直出而爲善者屬陽傍出而爲惡者屬陰註說之發明此理極其分明而趙氏圖說亦本於註說則未見其有違於周子之本旨矣大抵高明之意以性爲理與氣合而成者故似若以爲方其性之未感也已有善惡二者相對於其間者然此實高明所見之誤處夫性固在於氣中然聖賢言性皆不雜乎氣而單言其理以明其本體而已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今高明之見則必欲其言之備故
雖於只指其本體者亦必兼氣而言太無分別而轉
入於不明之境語句之間病敗疊出此不可不知也
來諭誠者理氣純粹眞實無妄者也愚謂誠者一理
渾然眞實無妄於此着氣字不得
來諭誠無爲者顯微無間體用不貳愚謂於此可言
微而不可言顯可言體而不可言用
來諭止水感物云者水是無情之物下感字不得
來諭謂幾善惡之幾指事物吉凶之幾愚謂幾善惡
之幾主心而言是至微難察處吉凶之幾主事而言
粗迹在物者如楚王不設醴而知將鉗市也彼此自

不相關而比而一之宜乎言之多窒也

來諭謂善惡之幾皆出於誠之動則其於道理似有未安愚謂凡物必有本根此所謂惡不本於誠則從何以出也此最著眼目最入思慮處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此說者皆何謂也蓋所謂惡謂之非性之本體非天理之自然則可謂之不本於性不出於天理則是天下有無本之物而亦有理外之事矣夫惡之本於性出於天理高明未嘗理會則請以一事明之夫情之愛者本出於仁而此所謂愛者爲愛親而發則仁之直出者也爲愛利而發則是仁之傍出者也雖其直出傍出之不同而其出於仁則

均矣然其爲愛親而發者爲行仁之事即所謂火燃泉達者也其愛利而發者爲害仁之賊即所謂蛆生於醋而害醋者莫如蛆者也然若以此爲本出於愛而謂性理之當然則是所謂認賊爲子者也幸於此處大着心眼如何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六十七

經義

近思録

一卷

答朴士元

一板註未發之中○大學能靜之靜卽未發之義也如何

靜者對動而言朱子於能靜註謂之心不妄動則當其不動之時是亦未發也是亦狀性之德也但加一妄字略與泛言之靜有異

二板註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

理氣本自混融無間故云不見合不見離

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

邵子詩先言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因此而推演體用二字之義蓋水火之氣雖具於天地之先而其質則方生於天地之後所謂用卽氣也體卽質也未諭所謂繼善誠立等語太涉張皇

陽變陰合註訓合以隨

倡而不隨則焉能合也觀於夫倡婦隨之義可見矣

答延茂卿 最績

四板濂溪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栗谷釋之曰仁義中正自有動靜未知仁與中是靜

而義與正是動歟

按朱子以正義屬靜中仁屬動此與濂溪本註所謂無欲故靜者不同矣然朱子於其下又曰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此則以心之動靜爲言也令人多欲合而觀之故其說不通（詳見太極圖說本註）栗谷所謂仁義中正自有動靜者又自爲一說仁之愛屬動而愛之未發則屬靜義禮智皆然（詳見大全玉山講義）

答朴士元

七板妙用註妙用言其理鄭守夢疑之

朱子以妙用爲理者主妙字而言守夢之疑之者豈

以用字不可言於理故耶
九板合理與氣而成氣質云者恐有語病
中庸註氣以成形理亦賦焉形卽氣也成形之時理
何嘗不在其中論語性相近註程子曰此言氣質之
性朱子曰此兼氣質而言此兼字亦合理氣之意故
饒雙峰以爲兼字尤精
答延茂卿
十四板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人生之初未有所
感則可謂本然之性而或反疑其氣質其所意見
如何
按禮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氣質之云恐未見此

說也

答朴景初

朱子所論明道繼善之說非有前後之異或從天道說或從人性說故曰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天道流行如此故人性發見亦如此此訓極分明試以此涵養思量則其於異同處無所窒礙矣

曩者自承來示更考大全中論此數款本無可疑先生已於嚴時亨杜仁仲書明言大傳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性善是指已生之後又言有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夫旣如此兩

下立言則其或從人物未生時而言或從已生時而言者何足疑乎盖以天道言之則自繼善而流行以至人物成性爲一說也自人道言之則自未發之性而發而爲情者又一說也天人雖異而其理則一非天道之外别有人道也

所論朱子論性說異同復蒙垂教可見不措之盛心也大抵朱子前後與人書及語類所記者多有異同盖或從天道說或從人性說或從生字說或從静字說故不能無異同然言各有所當須各隨其所指而推究則恐不至相妨矣然其直解明道本意則竊恐無如答嚴書也此書亦全載於語類矣今所與士元

而論者甚多晨昏之際或能詮遣其一二矣然終未歸一則姑且置之使之濯舊來新不必求造次相合也如何如何

答鄭仲淳 澔

十六板出則不是

本註以散逸爲說而一說中者未發之謂既出則屬於已發故謂之不是不是謂不是中也後說似是

答朴士元

灑掃應對

此條來說得之朱子說見於論語子夏門人小子章小註者極分明矣然此豈易說哉朱子之嘗爲同安

簿宿僧寺思量此章理會不得橫解竪解更解不行又被杜鵑叫不住聲其後才聞杜鵑啼便記得僧寺思量時夫以朱子之近於生知猶且如此如葉氏饒氏之誤解何足怪哉然饒氏說出入纒繞未領其是非幸高明明以見教也

來說所以攻破饒氏之失極其明白精密雖謂之置水不漏可也盖饒說之失誤以程子之意爲以理爲本以事爲末而不知程子所謂本者亦指事而言也然究其源頭則亦由誤看朱子小學是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一句一向以小學灑掃應對爲末爲事以大學誠意正心爲本爲理殊不知朱子發明此事

之理云者盖謂格物致知以知事事物物各有所當行之理而已豈以大學所言不爲事而爲理也哉饒氏因此差誤故其所言出入纏繞使人心悶未知宣廟朝栗谷諸先生受 命校正小註時處分此說如何耳大抵此處極難理會朱子初以程子無精粗云者爲眞無所謂精粗者嘗在同安寺裏思量極苦又被衾薄鵑啼而不寐其後每聞鵑啼則必憶此時云夫以朱子而猶尚如此則饒氏之誤何足恠哉又精義入神之神字勉齋奐做理字說竊恐說得太深以誤後學未知高意以爲如何又退溪於末段朱子說釋非謂二字於是本之下亦失本旨未知嘗於此

入思否朴和叔初主退溪說甚固往復累次然後始
乃回頭恨未及退溪時供灑掃而請教也

答鄭仲淳

是其然

程子以灑掃爲其然朱子則以治心灑掃並謂之其
然語有詳略而意則無異

答朴士元

中者隨時而立立字作在字看

中者隨時而在自是朱子之說也立字與在字自不
同難可牽强爲一也

答或人

廿九板精義入神條未之或知也

本出易繫辭盖謂非人力所能與之焉

答朴士元

卅二板胷有得

周公横渠偏指一時一事而言葉氏之說統指平常道理而言恐不可取彼而舍此也

答或人

卌一板皆爲人之弊

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卌三板凡事蔽盖不見底云云

見恐音現凡事掩蔽其淺深使人不知也底語辭

三卷

答林德酒泳

八板義理有疑濯去舊見

按泉州本此條新意下更有心中以下四十三字次於火傍享字到條下而並在卷末今考此條上下皆是泛論致知則於此不應遽以此條讀書之法叅錯於其間其次於火傍享字到之下宜矣而其在卷末則誤無疑也竊意當初編輯之時收録此條於此而旋欲增心中以下又欲移在火傍享字到之下使之以類相從故姑以並録於卷末餘紙以俟脫稾時改正而未及以致

泉本之誤也

葉氏本註殊未甚解徧問人而亦未有知者妄以意爲說如右以示林典籍德涵氏則所見相符矣欲更以問於知者耳

後見朱子大全答汪易直書云近思小本失於契勘致有差誤後來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仍削去重出數字矣據此則鄙見偶然不悖矣

答朴士元

廿四板不如載之行事

伊川之意以爲載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云云與釋

疑未見其不同也

答或人

盖欲成書

欲成書之首尾終始也

廿五板傳爲按經爲斷

按如訟者招案斷如官員判辭

答朴士元

廿七板不必爲艱險

葉註之意恐是盖橫渠原文以以意逆志爲骨子所謂艱險者指意而言也所謂求詩者指逆志而言也但葉氏以心字換意字故其來歷不沛然矣

四卷

答朴士元

一板明通公溥葉註之非

註只功用字似不甚著其正文本意則盖謂庶幾乎學聖之道也來諭以此文明通爲養心章明通似不然此文明通是謂明與通也是兩事養心章明通謂其明之通也是一事細觀朱子註可見矣

答或人

三板尋向上去

一云尋覔向上而去也一云尋上面向去也老先生嘗以前說爲是向上猶俗言上面也盖指道理而言

答朴士元

四板思無邪守夢所釋差字兼言念慮之未安既曰思無邪則所謂思者便是念慮之謂思旣無邪則豈復有念慮之差乎但葉註見之二字似冗此二字改以其字則差勝矣

答或人

五板私爲恭之恭謂非天理自然底道理也

答朴士元

六板敬而無失

葉註養其二字改以使之二字如何

五卷

答鄭仲淳

十板陪奉他

他指喜怒而言陪奉是崇奉而不爲克治之意今俗語百官扈衛　大駕謂之陪奉其意亦同

答或人

十四板欲其上下不倦

上本作相相下謂自卑尊彼爲恭敬也

六卷

答鄭仲淳

六板任子

宋時父兄保任而官其子孫謂之任子
七卷
答或人
七板乃以命處義
如欲求仕進者知其命不可得而不求是乃以命處
義也
八卷
答或人
九板無常止
或進或退故無常止也謂無一定不易處也
九卷

答或人

一板古樂不足聽也金也乙

乙恐衍所疑是

八板節得飯喫

節字屬上句得飯喫言得飯而喫也

十四板愈貴則愈嚴

謂官愈貴則父子之禮愈嚴也

逐位

逐位異宮之名恐宋時方言然也

答鄭仲淳

兄一位弟一位又其弟爲一位故謂之逐位

答或人

十五板井田卒歸於封建

雖復井田不復封建則其法終不能定也

十卷

答或人

二板法所拘者

爲國法所拘不得任意爲之者也

七板非邪僻由經也

經本作徑

八板以爲在上所任

以其爲在上之人所任也在上謂君也

答朴士元
漸之九三
易象取義多端本爻雖君子而於上下爻爲寇爲小人者多有之矣葉註之意只取二之爲陰而不計其當位與否也
十板防小人之道
此條與事有時別爲一條謂所以防小人之道
十二板如復爲之
承上文言如不爲之則已盖下句是斡轉上向矣
答鄭仲淳
十六板道名不正時

道言也

十七板自然住不得

謂名旣不正則自然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

雖欲不然而不可得也

答或人

十八板常在其前

橫渠之意盖曰爲監司者必須未爲監司之前自爲

守令然後能知守令之情意而能使之也

十九板孚躑躅

豕之性常喜跳躍也孚謂誠在於此而不忘也

廿板授人數數

謂教人頻數也
十一卷
答或人
二板尤其近也
近謂淺近也
五板不慮無養
猶言不憂無所食
七板不得然後爲他說
承上文言學者思索不透然後爲師者方爲他解說
他爲學者也
十二卷

答或人
八板心中初無作
作本註以主釋之恐是
十三卷
答或人
四板然而於己則危
承上文言佞人渠自爲佞無關己事然若不遠之則
於我已有害也上文所謂一邊盖對己而言謂在彼
而不干
五板軀殼上頭起意
猶言就身上起私意也頭字與上字一意也

奈何那身不得

言自身奈何不下也

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要求有此理除是非死而後可也

十四卷

一答或人

一板孟子幷秋殺

承上文春生而言幷秋殺氣象而盡顯也

盖亦時然而已

時然詳見本註盖謂戰國之時異端並熾不得不露

其才以闢之然朱子嘗曰戰國時人物氣習然也

五板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謂王福畤等追得文中子議論牽附己意而成書

明學本是修德

明字屬上條學本以下别爲一條

十三板不敢以一毫及之

一毫謂微物也